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典卷一二

臣金士松詳校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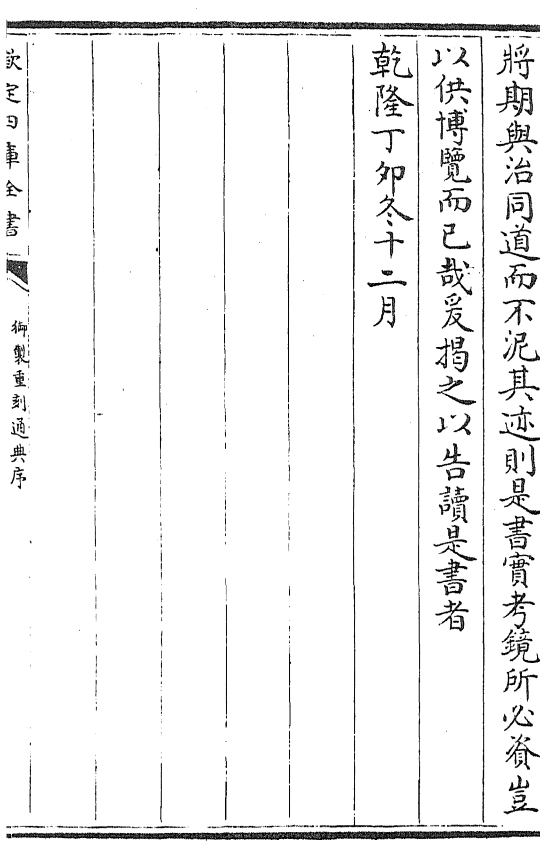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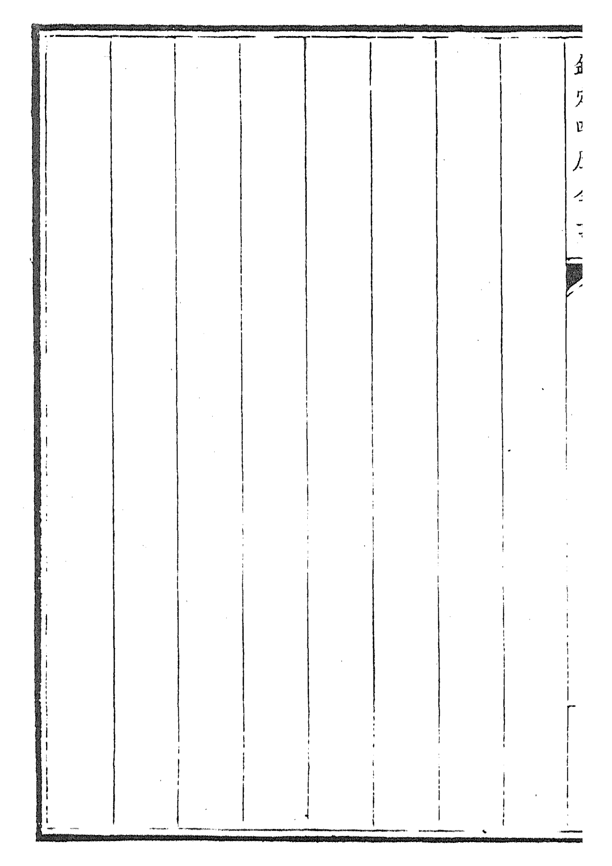
御製重刻通典序

稽古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以及累朝名物制度因革損益之詳紛綸浩博散見典籍未有統貫唐宰相杜佑旋為淮南節度書記時始出己意搜討類次勒成一書名曰通典為類八為書二百卷自唐肅代間上溯唐虞雖亦稍據劉秩政典及開元新禮諸書要其網羅百代兼總而條貫之斯已勤矣厥後鄭樵廣之作通志馬

端臨續之作通考三書竝行於世朕以其歷年久遠頗有殘缺特命重為校正刊刻以廣其傳通典實先告竣朕惟三書各有意義鄭樵主於考訂故旁及細微馬端臨意在精詳故間出論斷此書則佑自言徵於人事將施有政故簡而有要核而不文觀其分門起例由食貨以訖邊防先養而後教先禮而後刑設官以治民安內以馭外本末次第具有條理亦恢恢乎經國之良模矣書曰學於古訓乃有獲為國家者立綱陳紀斟酌古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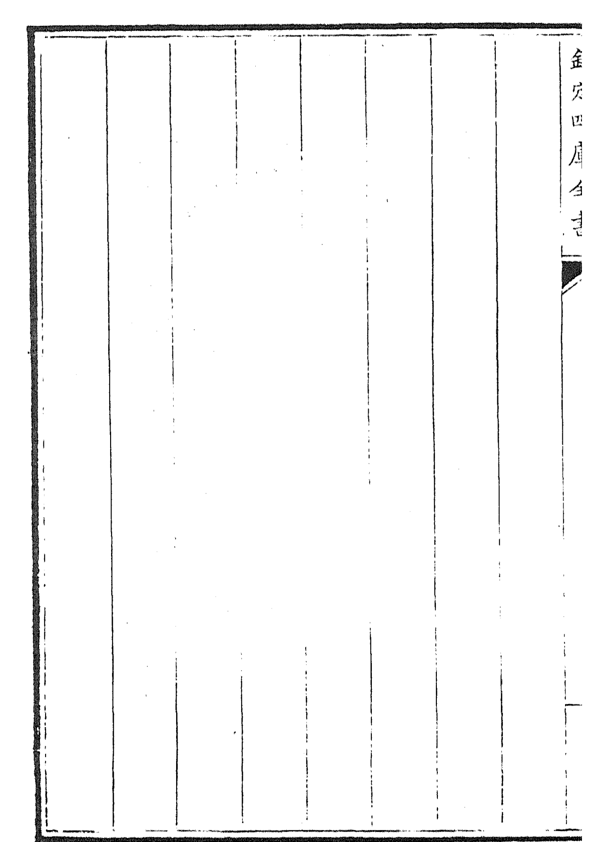


將朞與治同道而不泥其迹則是書實考鏡所必資豈
以供博覽而已哉爰揭之以告讀是書者
乾隆丁卯冬十二月



乾隆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内閣奉

上諭汲古者並稱三通該學博聞之士所必資也舊刻譌缺漫漶且流布漸少學者閟焉今載籍既大備矣十三經二十二史工具告蒇其以内府所藏通典通志文獻通考善本命經史館翰林等詳校而付之剞劂氏一仿新刻經史成式以廣冊府之儲欽此



奉

旨開列校刻通典諸臣職名

監理

和碩和親王臣弘晝

武英殿總裁

吏部右侍郎臣德齡

兵部左侍郎臣王會汾

國子監祭酒臣陸宗楷

提調

署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臣林蒲封

原任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今加七品銜臣陳浩

校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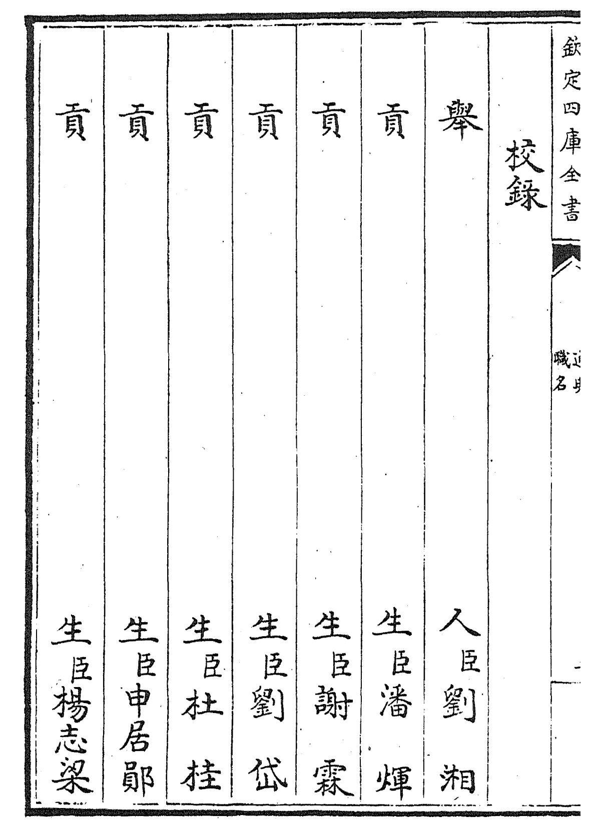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齊名南

左春坊左諭德臣羅源漢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編修臣陳大畸

翰林院編修臣陸樹本

翰林院編修臣葉酉
翰林院編修臣程景伊
翰林院編修臣儲麟趾
翰林院編修臣邱柱
翰林院檢討臣程恂
翰林院檢討臣阮學浩
翰林院檢討臣萬松齡
翰林院庶吉士臣史貽謨



校錄

舉人臣劉湘

貢生臣潘煇

貢生臣謝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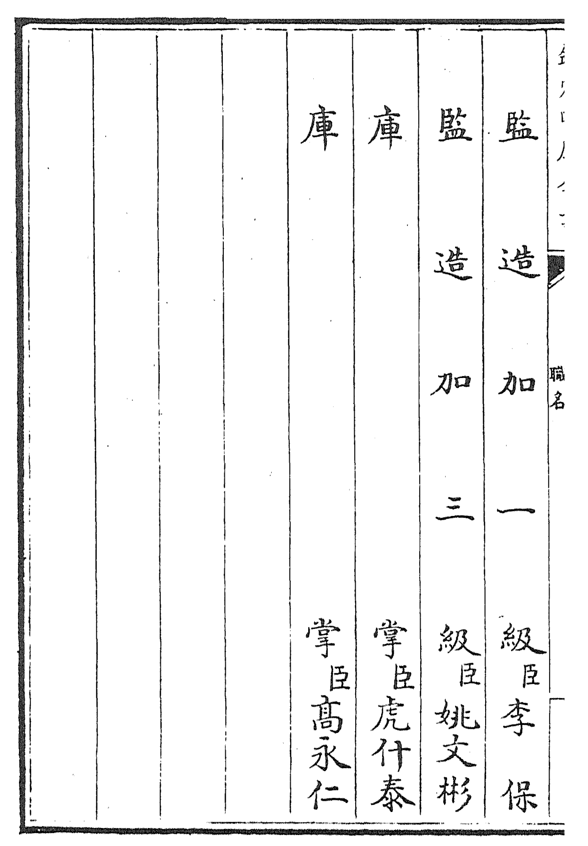
貢生臣劉岱

貢生臣杜桂

貢生臣申居鄖

貢生臣楊志梁

貢生臣李泓
貢生臣盧殿人
武英殿監造
内務府南苑郎中兼佐領加七級紀錄二十一次臣雅爾岱
内務府錢糧衙門郎中兼佐領加六級紀錄十六次臣永保
内務府錢糧衙門員外郎兼佐領加一級紀錄四次臣永忠
内務府廣儲司員外郎臣永泰
内務府廣儲司司庫加一級紀錄五次臣三格



監造加一級臣李保

監造加三級臣姚文彬

庫掌臣虎什泰

庫掌臣高永仁

通典原序

唐左補闕李翰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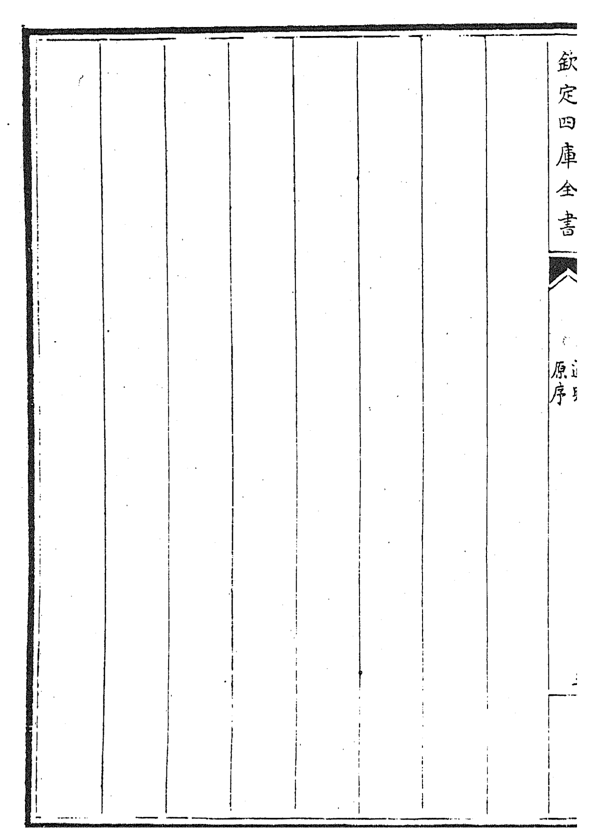
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何哉其患在於習之不精知之不明入而不得其門行而不由其道何以徵之夫五經羣史之書大不過本天地設君臣明十倫五教之義陳政刑賞罰之柄述禮樂制度之統究治亂興亡之由立邦之道盡於此矣非此典者謂之無益世教則聖人不書學者不覽懼冗煩而無所從也先師宣尼祖

述堯舜憲章文武七十子之徒宣明大義三代之道百世可師而諸子云云猥復制作由其門則其教巳備反其道則其人可誅而學者以多閲為廣見以異端為博聞是非紛然澒洞茫昧而無條貫或舉其中而不知其本原其始而不要其終高談有餘待問則泥雖驅馳百家日誦萬字學彌廣而志彌惑聞愈多而識愈疑此所以勤苦而難成殆非君子進德修業之意也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學者之羣迷歟以為君子致用在乎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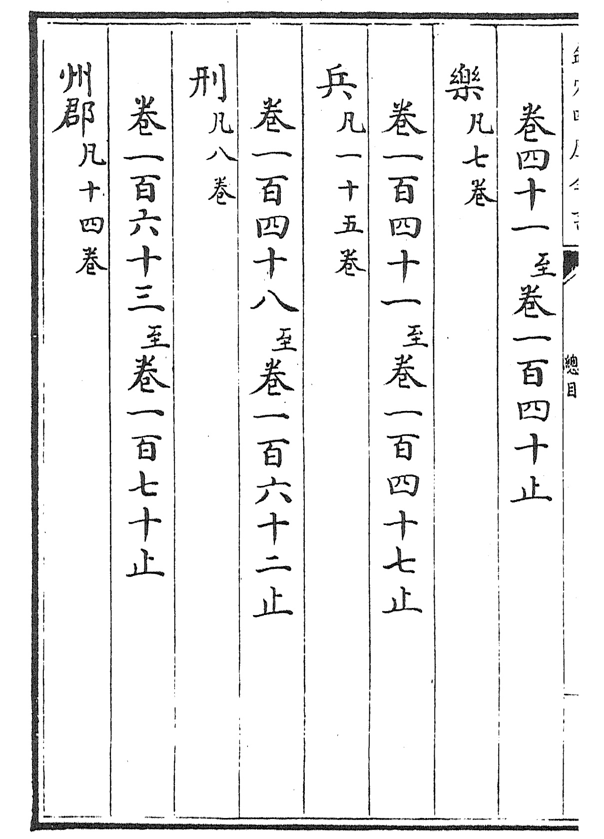
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古今之宜窮終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終可以行於今問而辨之端如貫珠舉而行之審如中鵠夫然故施於文學可為通儒施於政事可建皇極故採五經羣史上自黄帝至於有唐天寶之末每事以類相從舉其始終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羣士論議得失靡不條載附之於事如人支脈散綴於體凡有八門號曰通典非聖人之書乖聖人微旨不取焉惡煩雜也事非經國禮法程

制亦所不録棄無益也若使學者得而觀之不出戶知天下未從政達人情罕更事知時變為功易而速為學精而要其道直而不徑其文甚詳而不煩推而通放而準語備而理盡例明而事中舉而措之如指諸掌不假從師聚學而區以别矣非聰明獨見之士孰能修之淮南元戎之佐曰尚書主客郎京兆杜公君卿雅有遠度志於邦典篤學好古生而知之以大歷之始實纂斯典累年而成杜公亦自為序引各冠篇首或前史有闕申

高見發明以示勸戒用存景行近代學士多有撰集其最著者御覽藝文玉燭之類網羅古今博則博矣然率多文章之事記問之學至於刋列百度緝熙王猷至精至粹其道不雜比於通典非其倫也於戲今之人賤近而貴遠昧微而睹著得之者甚鮮知之者甚稀可為長太息也翰嘗有斯志約乎舊史圖之不早竟為善述者所先故頗詳旨趣而為之序庶將來君子知吾道之不誣也左補闕李翰序



通典總目



卷四十一至卷一百四十止

樂凡七卷

卷一百四十一至卷一百四十七止

兵凡一十五卷

卷一百四十八至卷一百六十二止

刑凡八卷

卷一百六十三至卷一百七十止

州郡凡十四卷

卷一百七十一至卷一百八十四止

邊防凡一十六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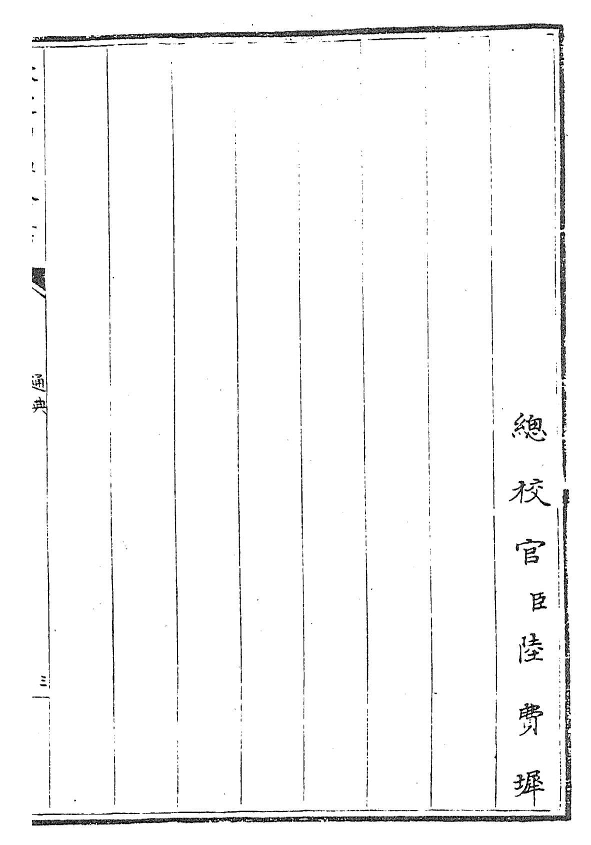
卷一百八十五至卷二百止

其各卷細目詳載本門卷首

臣等謹案通典二百卷唐杜佑撰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以父蔭補濟南參軍事歷官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岐國公守太保致仕卒贈太傅謚安簡事蹟詳唐書本傳佑天

性嗜學雖貴猶夜分讀書先是劉秩仿周禮六官法為政典三十五篇採摭經史始自黃帝迄於天寶時論重之佑以為未盡恭以新禮廣為二百篇分類著序歷三十六年而後成書該洽粹精實為事類之祖自後宋白有續通典魏了翁有宋通典重複牽畧無能為役矣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十九 史部

通典卷一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佑少嘗讀書而性且蒙固不達術數之藝不好章句之學所纂通典實采羣言徵諸人事將施有政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稱聚人曰財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謂矣夫行教化在乎

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職官設然後興禮樂焉教化隳然後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貨為之首（十二卷）選舉次之（六卷）職官又次之（二十二卷）禮又次之（百卷）樂又次之（七卷）刑又次之（大刑用甲兵十五卷其次五刑八卷）州郡又次之（十四卷）邊防末之（十六卷）或覽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本初纂錄止於天寶之末其有要須議論者亦便及以後之事）

食貨

食貨一

田制上　唐　周　秦　漢　後漢　晉　宋　後魏

穀者人之司命也地者穀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

有其穀則國用備辨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知此三者謂之治政夫地載而不棄也一著而不遷也國固而不動則莫不生殖聖人因之設井邑列比閭使察黎民之數賦役之制昭然可見也自秦孝公用商鞅計乃隳經界立阡陌雖獲一時之利而兼并踰僭興矣降秦以後阡陌既弊又謂隱覈在乎權宜權宜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衆功藉衆功則政由羣吏政由羣吏則人無所信矣夫行不信之法委政於衆多之胥欲紀

人事之衆寡明地利之多少雖申商督刑撓首總算亦不可得而詳矣不變斯道而求理者未之有也夫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若使豪人占田過制富等公侯是專封也買賣由己是專地也欲無流竄不亦難乎陶唐以前法制簡略不可得而詳也及堯遭洪水天下分絶使禹平水土別九州（其分別疆理所在具州郡篇）冀州厥土惟白壤（無塊曰壤）厥田惟中中（田第五）兗州厥土黑墳（色黑而墳起）厥田惟中下（第六）青州厥土白墳厥田惟上下（第三）

徐州厥土赤埴墳（土黏曰埴）厥田惟上中（第二）揚州厥土惟塗泥（地泉濕）厥田惟下下（第九）荊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第八）荊河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高者壤下者壚壚疏也）厥田惟中上（第四）梁州厥土青黎（色青黑沃壤也）厥田惟下上（第七）雍州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第一）九州之地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頃虞夏殷三代凡千餘載其間定墾書冊不存無以詳焉○周文王在岐（今扶風郡岐山縣）用平土之法以為治人之道地著為本（地著謂安土）故建司馬法六尺為

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故丘有戎馬一疋牛三頭甸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戎馬四百疋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疋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之畿内方千里提封百萬井

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疋兵車萬乘戎卒七十二萬人故曰萬乘之主小司徒之職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鄭玄曰均平也周猶徧也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止以七人六人五人為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為家自二人以至于十為九等七六五者為其中可任謂丁强任力役之事者出老者一人其餘男女强弱相半其大數也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

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税斂之事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為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字因取名焉謂隰皋之地九夫為牧二牧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邱方四里四邱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税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税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

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地事謂農牧衡虞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徭役也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而授農牧衡虞使職之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謂廛里者若今云邑居里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園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為場樊

圃為之園宅田者致仕之家所受之田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士讀為仕仕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賞田者賞賜之田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疆五百里王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職貢取正於是耳

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爰於也更為三歲即與別家佃以均厚薄農民戶

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比例也必寐反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口田二十畝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淳盡也澤鹵之田不生穀各以肥磽多少為差磽磽确謂瘠薄之田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二以上上所強也勉強勸之令習事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汚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秦孝公任商鞅鞅

以三晉地狹人貧（三晉韓趙魏三卿今河東道之地）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孝公十二年之制）數年之間國富兵强天下無敵○漢孝文時民近戰國皆多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遊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本農桑也末工商也言人已棄農而務工商矣其食米粟者又甚衆也殘謂傷害）漢之為漢幾四十年

矣幾近公私之積猶可哀痛言年載已多而無儲積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今敺人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伎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畝言皆趨農作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帝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詔曰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度謂量計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蕃多也為酒醪以

靡穀者多靡散也靡讀曰縻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竹仲反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也晁錯復說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食讀曰飼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捐謂人饑相棄捐也瘠瘦病也言無相棄捐而瘦病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内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

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苟禦風霜不求靡麗饑之於食不待甘旨旨美也饑寒至身不顧廉恥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農桑薄稅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服事也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傜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本值千金者價得五百亡者取倍稱之息取一償二為倍稱舉也今俗所謂舉債於是有賣田

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帝從之其後務敦農本倉廪充實孝景元年制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絶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地磽陿無所農桑繫畜或地饒廣薦草莽草稠曰薦草深曰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寛大地者聽之後元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

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孝武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它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宿麥謂苗經冬仲舒又說上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音猝行宜

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塞并兼之路然後可善治也竟不能用元狩三年遣謁者勸種宿麥舉吏人能假貸貧人者以名聞及末年帝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畮三甽甽壟也音工犬反字或作畎歲代處故曰代田代易也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併兩耜而耕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播布也種謂穀子

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耨鉏也因隤其土以附苗根隤謂下之音頹故其詩曰或芸或耔黍稷儗儗音擬小雅甫田之詩儗儗盛貌耔音子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必寐反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能讀曰耐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九夫為井三夫為屋夫百畝於古為十二頃古百步為畝漢時二百四十步為畝古千二百畝則得今五頃也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縵田謂不甽者音莫幹反善者倍之善為甽者又過縵田二斛以上過使教田太常

三輔太常主諸陵有民故亦謂田種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為法意狀民或苦少牛無以趨澤趨讀曰趣及也澤雨之潤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音晚犁輓引也史失光姓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犁庸功也言換功共作也義與傭債同率多人者田日三十晦少者十三晦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壖而緣反地離宮別處之宮非天子所常居也壖餘也宮壖地謂外垣之內內垣之外也諸緣河壖地廟垣壖地其義皆同守離宮卒閒而無事因令於壖地為田課得穀皆多其

旁田畮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令使也命者教也令離宮卒教其家田公田也)又教邊郡及居延城(居延張掖縣也時有甲卒也)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孝昭時流民稍還田野墾闢頗有畜積孝宣地節三年詔曰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種五穀種)孝元初元元年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建昭五年詔曰方春農桑興百姓勠力自盡之時也

故是月勞農勸桑無使後時令不良之吏覆按小罪徵名證按與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勑之孝成帝之時張禹占鄭白之渠四百餘頃他人兼并者類此而人彌困陽朔四年正月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為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先帝劭農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間者民彌惰怠鄉本者少趨末者衆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書不云乎服

田力穡乃亦有秋其勗之哉孝哀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逾困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

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須待也遂寢不行孝平元始元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二年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蓋紀漢盛時之數據元始二年户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每户合得田六十七畝百四十六步有奇王莽篡位下令曰古者設井田則國給人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

行也秦為無道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强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於是吏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百姓涕泣於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自諸侯卿大夫至於庶人抵罪者不可勝數經二年餘中郎區博諫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已久周道既

衰而人不從秦順人心改之可以獲大利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内未厭其弊今欲違人心追復千載絶迹雖堯舜復生而無百年之漸不能行也莽知人愁乃許買賣其後百姓日以凋弊○後漢之初百姓虚耗率土遺黎十纔一二光武建武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覆墾田頃畝及户口年紀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下獄死順帝建康元年定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六畝九十四步

據建康元年戶九百九十四萬六千九百九十每戶合得田七十畝有奇荀悅論曰昔文帝十三年六月詔除人田租且古者十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富强人占田逾多其賦大半官收百一之稅而人輸豪强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强之暴酷於亡秦是以惠不下通而威福分於豪人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强也孝武皇帝時董仲舒嘗言宜限人占田至哀帝時乃限人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

難施行然三十頃又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不宜於人衆之時田廣人寡苟為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田布列在豪强卒而革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人衆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之立限人得耕種不得賣買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紀綱大略其致一也崔實政論曰昔聖人分口耕耦地各相副

適使人饑飽不變勞逸齊均富者不足僭差貧者無所企慕始暴秦隳壞法度制人之財既無紀綱而乃尊獎并兼之人烏氏以牧竪致財寵比諸侯寡婦清以攻丹殖業禮以國賔於是巧猾之萌遂肆其意上家累鉅億之貲斥地侔封君之土行苞苴以亂執政養劒客以威黔首專殺不辜號無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擬人主故下户踦嶇無所跱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帥妻孥為之服役故富者席餘而日熾貧者躡短而歲蹴歷代

為虜猶不贍於衣食生有終身之勤死有暴骨之憂歲小不登流離溝壑嫁妻賣子其所以傷心腐藏失生人之樂者蓋不可勝陳故古有移人通財以贍蒸黎今青徐兗冀後漢青州今北海濟南淄川東萊東牟高密平原等郡地徐州今東海瑯琊彭城臨淮廣陵等郡地兗州今陳留靈昌濮陽東平濟陽濟陰魯等郡地冀州令魏郡鄴郡鉅鹿清河常山趙郡博陵信都景城等郡地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涼州今安定彭原之北天水隴西並其地幽州今上谷范陽之北東至遼東並其地皆土曠人稀厥田宜稼悉不肯墾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飢

餒無適樂土之處故人之為言瞑也謂瞑瞑無所知猶羣羊聚畜須主者牧養處置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磽鹵則零丁耗減是以景帝六年詔郡國令人得去磽狹就寬肥至武帝遂徙關東貧人於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隴西今隴西天水金城會寧安鄉等郡地北地今安定彭原安化平原靈武五原等郡地西河今銀川新泰西河昌化等郡地上郡今延安咸寧洛交中部等郡地會稽今浙江東晉陵郡以東直至信安永嘉郡地凡七十二萬五千口後加徙猾吏於關內今宜復遵故事徙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開草闢土

振人之術也仲長統昌言曰遠州縣界至數千而諸夏有十畝共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代俗安土有死無去君長不使誰能自往緣邊之地亦可因罪徙人便以守禦○晉武帝泰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有所巡幸帝從之苞既明勸課百姓安之平吳之後有司奏王公以國為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暇作諸國邸當使城中有往來之處近郊有芻藁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

宅一處近郊田大國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其官第一品五十頃每品減五頃以為差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代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量給官品以為差降自西晉則有蔭客之制至東晉其數更加具賦稅上篇 ○宋孝武帝大明初羊希為尚

書左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熂許氣反山封水保為家利自頃以來頽弛日甚富强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兹斯實害理之深弊請損益舊條更申恒制有司檢壬辰詔書擅占山澤强盜律論贓一貫以下皆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怨嗟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恒

熂爐（力居反）種竹木薪果為林仍及陂湖江海魚梁鰌（七由反）鮆（即移反）恒加工修作者聽不追舊官品第一第二品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與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貲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並計贓依常盜論除晉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時山陰縣人多田少孔靈符表請徙無貲之家於餘姚鄮（莫侯反）鄞三縣墾開

湖田餘姚今會稽郡縣鄮鄮則今餘姚郡地帝令公卿博議咸曰夫訓農修政有國所同土著之人習翫日久如京師無田不閒徙居他縣尋山陰豪族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為無處又緣湖居人魚鴨為業小人習始既難勸之未易遠廢之疇方翦荆棘率課窮之其事彌難資徙粗立徐行無晩帝違衆議徙人並成良業○後魏明帝永興中頻有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於是分簡尤貧者就食山東勑有司勸課田農曰前志有之人生在勤勤則不匱

凡庶人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死無槨不蠶者衣無帛不績者喪無線教行三農生殖九穀自是人皆力勤歲數豐穰畜牧滋息太武帝初為太子監國曾令有司課畿内之人使無牛家以人牛力相貿墾殖鋤耨其有牛家與無牛家一人種田二十畝償以耘鋤功七畝如是為差至與老小無牛家種田七畝老小者償以鋤功二畝皆以五口下貧家為率各列家别口數所種頃畝明立簿目所種者於地首標題姓名以辯

播殖之功孝文太和元年三月詔曰去年牛疫死大半今東作既興人須肄業有牛者加勤於常歲無牛者倍傭於餘年一夫制理田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時李安世上疏曰臣聞量人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參致理之本井稅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盖欲使土不曠功人罔遊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竊見州郡之人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代三長既立

始返舊墟廬井荒涼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彊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認晉魏之家近因親舊之驗年載稍久鄉老所惑羣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徑術令分藝有准力業相稱細人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積於比戶矣又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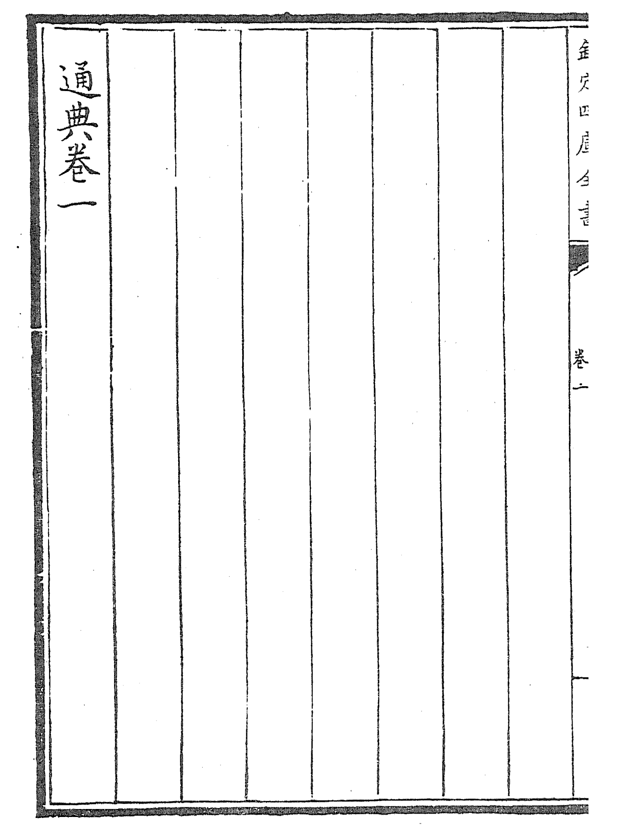
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詐之人絕於覬覦守分之士免於淩奪帝深納之均田之制起於此矣九年下詔均給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不栽樹者謂之露田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於分雖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數

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為代業身終不還恒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户

老小殘疾無受田者年十一以上及癃疾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諸還受人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人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人種蒔後有來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受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為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為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

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人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為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恒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倍之田放此為法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户絶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人之官各隨廨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

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職分田起於此


通典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二十　史部

通典卷二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食貨二

田制下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北齊給授田令仍依魏朝每年十月普令轉授成丁而授丁老而退不聽賣易文宣帝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寬鄉以處之秦漢州郡則大魏晉年代

又遠跂移分析或未易知以此要有解釋近代制置今多因習則不假繁敘他皆類此武成帝河清三年詔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人農桑自春及秋男子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布田畝蠶桑之月婦女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刺史聽審教之優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無牛或有牛無人力者須令相便皆得納種使地無遺利人無遊手又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坊之外三十里内為公田受公田者三

縣代遷內職事官一品以下逮於羽林虎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以下羽林武賁以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為永業田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下至庶人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者在京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

限止四牛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為桑田其田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關東風俗傳曰其時强弱相凌恃勢侵奪富有連畛亘陌貧無立錐之地昔漢氏募人徙田恐遺墾課令就良美而齊氏全無斟酌雖有當年權格時暫施行爭地文案有三十年不了者此由授受無法者也其賜田者謂公田及諸橫賜之田魏令職分公田不問貴賤一人一頃以供芻秣自

宣武出獵以來始以永賜得聽賣買遷鄴之始濫職衆多所得公田悉從貨易又天保之代曾遥壓首人田以充公簿比武平以後横賜諸貴及外戚佞寵之家亦以盡矣又河渚山澤有司耕墾肥饒之處悉是豪勢或借或請編户之人不得一壟糾賞者依令口分之外知有買匿聽相糾列還以此地賞之至有貧人實非剩長買匿者苟貪錢貨詐吐壯丁口分以與糾人亦既無田即便逃走帖賣者帖荒田七年熟田五年錢還地還依令

聽許露田雖復不聽賣買賣買亦無重責貧户因王課不濟率多貧賣田業至春困急輕致藏走亦懶惰之人雖存田地不肯肆力在外浮遊三正賣其口田以供租課比來頻有還人之格欲以招慰逃散假使蹔還即賣所得之地地盡還走雖有還名終不肯住正由縣聽其賣帖田園故也廣占者依令奴婢請田亦與良人相似以無田之良口比有地之奴牛宋世良天保中獻書請以富家牛地先給貧人其時朝列稱其合理宋孝王撰○後

周文帝霸政之初創置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七以上宅四畝口五以下宅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隋文帝令自諸王以下至於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百頃少者至三十頃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棗其田宅率三口給一畝京官又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至五品則為田三頃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為差至九品為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

公廨田以供用開皇九年任墾田千九百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七頃隋開皇中户總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按定墾之數每户合墾田二頃餘也開皇十二年文帝以天下户口歳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徙就寛鄉帝乃發使四方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至大業中天下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頃按其時有户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則每户合得墾田五頃餘恐本史非實○大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

頃自秦漢以降即二百四十步為畝非獨始於國家蓋具令文耳國家程式雖則具存今所在纂錄不可悉載但取其朝夕要切冀易精詳乃臨事不惑丁男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給老男篤疾廢疾各給口分田四十畝寡妻妾各給口分田三十畝先永業者通充口分之數黃小中丁男子及老男篤疾廢疾寡妻妾當戶者各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二十畝應給寬鄉並依所定數若狹鄉所受者減寬鄉口分之半其給口分田者易田則倍給寬鄉三易以上者仍依鄉法易給其永

業田親王百頃職事官正一品六十頃郡王及職事官
從一品各五十頃國公若職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頃郡
公若職事官從二品各三十五頃縣公若職事官正三
品各二十五頃職事官從三品二十頃侯若職事官正
四品各十四頃伯若職事官從四品各十頃子若職事
官正五品各八頃男若職事官從五品各五頃上柱國
三十頃柱國二十五頃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上
輕車都尉十頃輕車都尉七頃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

四頃驍騎尉飛騎尉各八十畝雲騎尉武騎尉各六十畝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職事給兼有官爵及勲俱應給者唯從多不並給若當家口分之外先有地非狹鄉者並即迴受有賸追收不足者更給諸永業田皆傳子孫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孫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每畝課種桑五十根以上榆棗各十根以上三年種畢鄉土不宜者任以所宜樹充所給五品以上永業田皆不得狹鄉受任於寛鄉隔越射無主荒地充即買蔭賜田充者雖狹鄉

亦聽其六品以下永業即聽本鄉取還公田充願於寬鄉取者亦聽應賜人田非指的處所者不得狹鄉給其應給永業人若官爵之內有解免者從所解者追即解免不盡者隨所降品追其除名者依口分例給自外及有賜田者並追若當家之內有官爵及少口分應受者並聽迴給有賸追收其因官爵應得永業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子孫不合追請也諸襲爵者唯得承父祖永業不合別請若父祖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減始受封者之半給其州

縣縣界內所有部受田悉足者為寛鄉不足者為狹鄉諸狹鄉田不足者聽於寛鄉遥受應給園宅地者良口三口以下給一畝每三口加一畝賤口五口給一畝每五口加一畝並不入永業口分之限其京城及州郡縣郭下園宅不在此例諸京官文武職事職分田一品一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十畝八品二頃五十畝九品二頃並去京城百里內給其京兆河南府及京縣官人職分田

亦准此即百里外給者亦聽諸州及都護府親王府官人職分田二品一十二頃三品一十頃四品八頃五品七頃六品五頃京畿縣亦准此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五十畝鎮戍關津岳瀆及在外監官五品五頃六品三頃五十畝七品三頃八品二頃九品一頃五十畝三衛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各六頃中府五頃五十畝下府及郎將各五頃上府果毅都尉四頃中府三頃五十畝下府三頃上府長史別將各三頃中府下府各二頃五

十畝親王府典軍五頃五十畝副典軍四頃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備身各三頃親王府文武官隨府出藩者於在所處給諸軍上折衝府兵曹二頃中府下府各一頃五十畝其外軍校尉一頃二十畝旅帥一頃隊正副各八十畝皆於領所州縣界内給其校尉以下在本縣及去家百里内領者不給諸驛封田皆隨近給每馬一疋給地四十畝若驛側有牧馬之處疋各減五畝其傳送馬每疋給田二十畝諸庶人有身死家貧無以供葬者聽賣永業田即

流移者亦如之樂遷就寬鄉者并聽賣口分賣充住宅邸店碾磑者雖非樂遷亦聽私賣

諸買地者不得過本制雖居狹鄉亦聽依寬制其賣者不得更請凡賣買皆須經所部官司申牒年終彼此除附若無文牒輒賣買財沒不追地還本主

諸以工商為業者永業口分田各減半給之在狹鄉者並不給

諸因王事沒落外蕃不還有親屬同居其身分之地六年乃追身還之日隨便先給即身死王事者其子孫雖未成丁身分地勿追其因戰傷及篤疾廢疾者

亦不追減聽終其身也諸田不得貼賃及質違者財沒不追地還本主若從遠役外任無人守業者聽貼賃及質其官人永業田及賜田欲賣及貼賃者皆不在禁限諸給口分田務從便近不得隔越若因州縣改易隸地入他境及犬牙相接者聽依舊受其城居之人本縣無田者聽隔縣受雖有此制開元之季天寶以來法令弛壞兼并之弊有踰於漢成哀之間又田令在京諸司及天下府州縣兼折衝府鎮戍關津嶽瀆等公廨田職分田各有差諸職分陸田限三月三十

日稻田限四月三十日以前上者並入後人以後上者入前人其麥田以九月三十日為限若前人自耕未種後人酬其功直已自種者准租分法其價六斗以下者依舊定以上者不得過六斗並取情願不得抑配親王出藩者給地一頃作園若城內無可開拓者於近城便給如無官田取百姓地充其地給好地替天寶中應受田一千四百三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十三畝按十四年有戶八百九十萬餘計定墾之數每戶合一頃六十餘畝至建中初分遣黜陟使按比墾田田數都得百十餘

萬頃

水利田周 秦 漢 後漢 晉 東晉 宋 後魏 大唐

魏文侯使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理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謂促遽之甚恐為風雨損之還廬樹桑還遶也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木實曰果草實曰蓏茹所食之菜畦區也殖於疆埸至曾孫襄王以

史起為鄴令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賦田之法一夫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為鄴令不知用是不知也於是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内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舄鹵即斥鹵也鹵鹹苦也謂鹹鹵之地史記云西門豹引漳水溉鄴誤其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疲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仲山西抵瓠口為渠並蒲浪反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國國曰始臣

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命曰鄭國渠閼與於同○秦平天下以李冰為蜀守冰壅江水作堋部用反穿二江成都中雙過郡下以通舟船因以溉灌諸郡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漢文帝以文翁為蜀郡太守穿煎洩羊朱反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頃人獲其饒武帝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渠下

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水工徐伯表巡行表記之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渠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請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皮氏今龍門縣地屬絳郡汾陰今寶鼎縣地蒲坂今河東縣地並屬河東郡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與

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時越人有徙者以田與之其租稅入少府也稍漸也其入未多故謂之稍）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即今馮翊縣也）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重泉在今馮翊郡界今有乾坑是熊羆之所穿渠）故惡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音懲）引洛水至商顏下（徵在馮翊即今郡之澄城縣商顏今馮翊縣界）岸善崩（洛水岸）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頹以絕商顏（下流曰頹）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開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

是時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漑田而關中漳渠靈軹引諸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澤名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漑田各萬餘頃佗小渠陂山通道不可勝言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歲而倪寬為左内史奏請穿鑿六輔渠在鄭國渠之裏今尚謂之輔渠亦曰六渠以益漑鄭國傍高仰之田素不得鄭國之漑灌者仰謂上向帝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寖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為通溝

瀆畜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租挈收田租之約令郡為四方諸郡）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徭行水勿使失時（平徭者均齊渠堰之力役謂俱得水之利）後十六歲趙中大夫白公（此時無公爵蓋相呼尊老之稱也）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音藥）陽（谷口今雲陽縣治谷是）注謂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鄭國興於秦時故云前也）舉鍤為雲決渠為雨（鍤鍬）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水停於泥可以

當糞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渠饒也元帝建昭中邵信臣為南陽太守於穰縣理南六十里造鉗盧陂累石為隄傍開六石門以節水勢澤中有鉗盧王池因以為名用廣溉灌歲歲增多至三萬頃人得其利及後漢杜詩為太守復修其業時歌之曰前有邵父後有杜母○

後漢章帝建初中王景為廬江太守郡部安豐縣有楚孫叔敖所起芍陂先是荒廢景重修之境內豐給其陂徑百里溉田萬頃芍音鵲今壽春郡安豐縣界順帝永和五年馬臻為會稽太守

始立鏡湖築塘周迴三百十里溉田九千餘頃至今人獲其利○晉武帝咸寧元年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災潁川襄城自春以來略不下種深以為慮主者何以為百姓計當陽侯杜元凱上疏曰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穀不收居積并損下田所在渟汙高地皆多墝埆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為之設計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

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早為思慮臣愚謂既以水為田當恃魚菜螺蜯而洪波汎溢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兗及荆河州東界兗州東界今濟陽濟陰東平魯郡之間荆河州東界今汝南汝陰譙郡之間也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朝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之益也杜君又言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

為便非不爾也然此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絶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頃來户口日增而陂堰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絶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雨水輒復横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户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堰則堅完修固非今所謂當為人害也臣見尚書胡威啟宜壞陂其言懇至臣又見宋

漢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從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臣按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由泗陂出泗陂在彼地界壞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肆力此皆水之為害也當所共卹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此理

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按荆河州界中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為多積無用之水況於今者水潦瓫溢大為災害臣以為宜發明詔勅刺史二千石漢氏舊堰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長吏二千石躬先勸戒諸食力之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修

功實之人皆以昇之其舊陂堰溝渠當有所補塞者比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早為部分列上須冬間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宣瀉之蹟古事以明近大理昭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愚意嘗竊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朝廷從之○東晉張闓音開為晉陵内史時所部四縣並以早失田闓乃立曲阿新豐塘今丹陽郡丹陽縣界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為其頌乃徵

入拜大司農○宋文帝元嘉七年劉義欣為荆河刺史鎮壽陽（今壽春郡也）於時土境荒毀百姓離散義欣綱維補緝隨宜經理芍陂良田萬頃隄堰久壞秋夏常苦旱義欣遣諮議參軍殷肅循行修理因舊溝引淠（匹詣反）水入陂（淠水名在汝南）伐木開榛水得通涇由是遂豐稔○後魏刁雍為薄骨律鎮將至鎮上表曰富平西三十里（薄骨律鎮今靈武郡富平今廻樂縣）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東西四十五里鑿以通河似禹舊迹其兩岸作溉田大渠廣十餘步山南引

水入此渠中計昔時高於河水不過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於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侵射往往崩頹渠既高懸水不得上雖復諸處按舊引水水亦難求今艾山北中有洲渚水分為二西河小狹水廣百四十步臣今請入來年正月於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地鑿渠廣十五步深五尺築其兩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還入古之高渠即循高渠而北復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計用四千人四十日功渠

得成就所欲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從小河東南岸斜斷到西北岸計長二百七十步廣十步髙二尺絶斷小河二十日功計得成畢合計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盡入新渠水則充足溉官私田四萬餘頃旬日之間則水一徧水凡四溉穀得成實從之公私獲其利裴延儁為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沇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水旱不調人多饑餒延儁自度水形營造未幾而就

溉田萬餘頃為利十倍○大唐貞觀十八年李襲稱為揚州大都府長史乃引雷陂水又築句城塘以溉田八百餘頃百姓獲其利徵拜太府卿人至今賴之永徽六年雍州長史長孫祥奏言往日鄭白渠溉田四萬餘頃今為富商大賈競造碾磑堰遏費水渠流梗澀止溉一萬許頃請務營此渠以便百姓至於鹹鹵亦堪為水田高宗曰疏導渠流使通溉灌濟汲炎旱應大利益太尉無忌對曰白渠水帶泥淤灌田益其肥美又渠水發源

本高向下枝分極衆若使流至同州則水饒足比為碾磑用水洩渠水隨入滑加以壅遏秏竭所以得利遂少於是遣祥等分檢渠上碾磑皆毁之至大歷中水田纔得六千二百餘頃

屯田 漢 魏 晉 東晉 齊 後魏 北齊 隋 大唐

漢昭帝始元二年詔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徒釣反故吏將子亮反屯田張掖郡調發選之也故吏前為官職者令其郡率戰射士於張掖為屯孝宣帝神爵元年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充國

以擊虜殄滅為期乃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獘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石百二十斤）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音告）亹（音門即金城郡廣武縣地臨羌在今西平郡也）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

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氷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漕下以水運木理而下也繕補也）湟（音皇）陿（音夾）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畒（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足也）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之上報曰如將軍之計充國又奏曰今

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大獲地利明年遂破先零○魏武既破黃巾欲經畧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於是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於許下今潁川郡許昌縣也得穀百萬斛郡國例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廢帝齊王芳正始四年司馬宣王督諸軍伐吳時欲廣

田畜穀爲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自今淮陽郡項城縣以東至壽春郡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黄巾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耕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

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之積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皆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沘（旁脂反）水四百餘里置一營六十人且耕且守兼循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三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鷄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

而無水害艾所建也○晉羊祜爲征南大將軍鎮襄陽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太康元年平吳之後當陽侯杜元凱在荆州今襄陽郡修邵信臣遺蹟邵信臣所作鉗盧陂六門堰並今南陽郡穰縣界時爲荆州所統激用滍音蚩淯音育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

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邱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揚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夏水揚口在今江陵縣界巴陵即今郡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零陵桂陽並郡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東晉元帝督課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其宿衛要任皆令赴農使軍各自佃即以為廪大興中三吳大饑後軍將軍應詹上表曰魏武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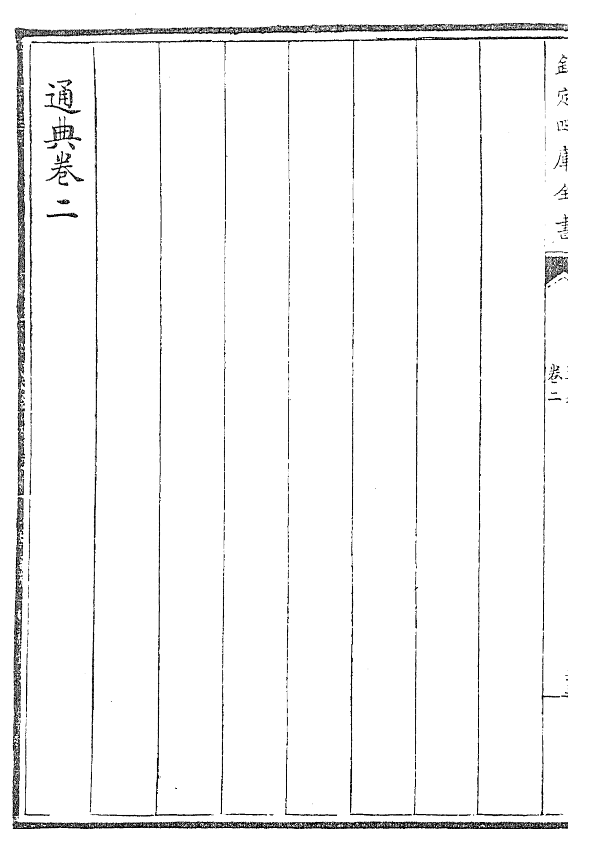
開墾故下不甚勞大功克舉間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
儉皆以還返江西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
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
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
庾盈億可計日而待之穆帝升平初荀羡為北部都尉
鎮下邳今臨淮郡縣屯田於東陽之石鼈亦在今臨淮郡界也公私利
之○齊高帝勅桓崇祖修理芍陂田曰卿但努力營田
自然平殄虜寇昔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頯而

河汴委儲卿宜勉之○後魏文帝大統十一年大旱十二年祕書丞李彪上表請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爲屯田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有水旱不爲害也○北齊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芝又議修石鼈等屯歲收數十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足孝昭帝皇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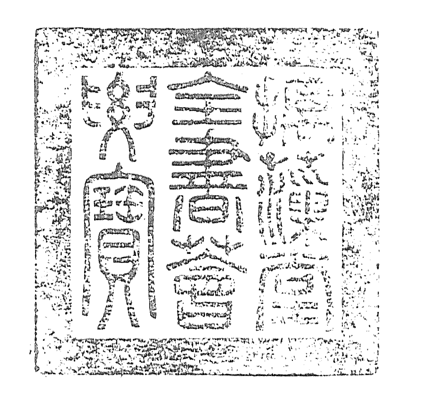
平州刺史裴延儁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今范陽郡范陽縣界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比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武成帝河清三年詔緣邊城守堪墾食者營屯田置都子使以統之一子使當田五十頃歲終課其所入以論褒貶○隋文帝開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轉輸勞弊乃令朔方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大唐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三十頃以下

二十頃以上為一屯隸州鎮諸軍者每五十頃為一屯應置者皆從尚書省處分其舊屯重置者一依承前封疆為定新置者並取荒閑無籍廣占之地其屯雖料五十頃易田之處各依鄉原量事加數其屯官取勳官五品以上及武散官并前資邊州縣府鎮戍八品以上文武官内簡堪者充據所收斛斗等級為功優諸屯田應用牛之處山原川澤土有硬軟至於耕墾用力不同土軟處每一頃五十畝配牛一頭彊硬處一頃二十畝配

牛一頭即當屯之内有硬有軟亦準此法其稻田每八十畝配牛一頭諸營田若五十頃外更有地剩配丁牛者所收斛斗皆準頃畝折除其大麥蕎麥乾蘿蔔等准粟計折斛斗以定等級天寶八年天下屯收者百九十一萬三千九百六十石關内五十六萬三千八百一十石河北四十萬三千二百八十石河東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八十石河西二十六萬八十八石隴右四十四萬九百二石後上元中於楚州古謝陽湖置洪澤屯壽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獲其利



通典卷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李廷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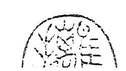
謄錄監生臣史光陽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典卷三五 三至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典卷三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食貨三

鄉黨土斷　版籍並附　上古　周　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隋　大唐

昔黄帝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畆以防不足使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一則不洩地氣二則無費一家三則同風俗四則齊巧拙五則通財

貨六則存亡更守七則出入相同八則嫁娶相媒九則無有相貸十則疾病相救是以情性可得而親生產可得而均均則欺凌之路塞親則鬬訟之心弭既收之於邑故井一為鄰鄰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邑十為都都十為師師十為州夫始分之於井則地著計之於州則數詳迄乎夏殷不易其制○周制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

使之相賓鄭玄曰此所以勸民者也使之者皆謂立其長而教令使之保猶任也救救凶災也賓賓客其賢者也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賙者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此總謂郊內者也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人數及其財物也受邦國之比要則亦受鄉遂矣鄭司農云五家為比故以比為名今時八月按比是也要謂其簿遂人掌邦之野郊外曰野此野謂甸稍縣都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酇作管反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

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經形體皆謂制分界也鄰里酇鄙縣遂猶郊內比閭族黨州鄉也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故五家為鄰鄭玄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遂之軍旅追胥起也如六鄉　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夫均其厚薄則生産平統之於鄙則其數畢家於鄉遂則其戶可詳五人為伍則人之衆寡可知故管子曰欲理其國者必先知其人欲知其人者必知其地自昭穆之後王室中衰井田廢壞不足以紀人之衆寡宣王是以料人於太原由玆道失之

○齊桓公用管仲管仲曰夫善牧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伍伍無非其里什無非其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不求

而得不召而來故人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故主
政可行於人人心可繫於主是以制國郊內則以五家
為軌軌十為里里四為連連十為鄉鄉五為師國內十
五鄉自五至師郊外則三十家為邑邑十為卒卒十為
鄉鄉三為縣縣十為屬屬有五自五至屬各有官長以
司其事寓軍政焉而齊遂霸○徐偉長中論曰夫治平
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
為國之本也先王周知其萬民衆寡之數乃分九職焉

九職既分則劬勞者可見勤惰者可閱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上盡其心而人竭其力然而庶功不興者未之有也庶功既興故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百姓休和下無怨疾焉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故泉有源治有本道者審本而已矣故周禮孟冬司寇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其重之也如是今之為政者未之知卹已也辟猶無田而欲樹藝雖有農夫安能措其强力乎是以先王制六

鄉六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為之綱目也使其鄰比相保受賞罰相延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逆順可得而知也及亂君之為政也戸口漏於國版夫家脫於聯伍避役逋逃者有之於是姦心競生而偽端並作小則濫竊大則攻刼嚴刑峻令不能救也人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禮用修九刑用措其唯審人數乎○東晉哀帝崇和元年三月

庚戌天下所在土斷孝武時范甯陳時政曰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壠墳柏皆以成行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且正其封疆土斷人戸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土之懐下役之慮斯誠并兼之所執而非通理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理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遁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代移

遷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帝善之安帝義熙九年宋公劉
裕緣人居土上表曰臣聞先王制理九土攸序分境畫
野各安其居故井田之制三代以崇秦革其政漢遂不
改富強兼并於是為弊在漢西京大遷田景之族以實
關中即以三輔為鄉閭不復係之於齊楚九服不擾所
託成舊自永嘉播越爰託淮海朝運匡復之筭人懷思
本之心經略之圖日不暇給是以寧人綏理猶有未遑
及至大司馬桓溫以人無定本傷理為深庚戌土斷以

一其業於是財阜國豐實由於此自兹迄今彌歴年載畫一之制漸用頽弛雜居流寓閭伍不修王化所以未純人瘼所以猶在自非改調無以濟理夫人情滯常難與慮始謂父母之邦以為桑梓者誠以生焉敬愛所託請依庚戌土斷之科庶存其本稍與事著然後率之以仁義鼓之以威聲超大江而跨黄河撫九州而復舊土則戀本之志乃速申於當年在始暫勤要終必易於是依界土斷唯徐兖青三州人居晉陵者不在斷限諸流

寓郡縣多被併省○宋孝武大明中王玄謨請土斷雍州諸僑郡縣今襄陽漢東等郡也○齊高帝建元二年詔朝臣曰黄籍人之大紀國之理端自頃氓偽已久乃至竊注爵位盜易年月或户存而文書已絶或人在而反記死版停私而云隷役身强而稱六疾皆政之巨蠧教之深疵比年雖却改籍書終無得實若約之以刑則人偽已遠若綏之以德又未易可懲諸賢並深明理體各獻嘉謀以何科算能革斯弊也虞玩之上表曰宋元嘉二十七

年八條取人孝建元年書籍衆巧之所始也元嘉中故
光禄大夫傅崇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崇何
必有石建之慎高柔之勤蓋以時屬休明服道修身故
耳古之共理天下唯良二千石今欲求理正其在勤明
令長凡受籍縣不加檢勘但封送州州檢得知方却歸
縣吏貪其賂人肆其奸奸彌深而却彌多賂愈厚而答
逾緩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揚州等九郡黄籍共却
七萬一千餘戶於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猶未四萬神

州奥區尚或如此江湘諸郡倍不可念愚謂宜以元嘉
二十七年籍為正人惰法既久今建元二年書籍宜更
立明科一聽首悔迷而不返依制必戮使官長審自檢
校切令明洗然後上州永以為正若有虛昧州縣同咎
今戸口多少不减元嘉而版籍頓闕弊亦有以自孝建
以來入勲者衆其中操干戈衛社稷者三分殆無一焉
等蘇峻平後庾亮就温嶠求勲簿而嶠不與以為陶侃
所上多非實録物之懷私無代不有宋末落紐此巧尤

多又有改注籍狀詐入仕流昔為人役者今反役人又生不長髮便謂為道人或抱子并居竟不編户遷徙去來公違土斷屬役無漏流亡不歸法令必行自然競反為理不患無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在不久帝省表納之乃别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懈怠至武帝永明八年謫巧者戍緣淮各十年百姓怨咨帝乃詔曰既往之僣不足追咎自宋昇明以前皆聽復注其有謫役邊疆各許還本自此後有犯嚴加其罰○

梁武帝時所司奏南徐江郢逋兩年黄籍不上尚書令沈約上言曰晉咸和初蘇峻作亂版籍焚燒此後起咸和三年以至於宋並皆詳實朱筆隱注紙連悉縫而尚書上省庫籍唯有宋元嘉中以來以為宜檢之日即事所須故也晉代舊籍並在下省左人曹謂之晉籍自東西二庫既不係尋檢主者不復經懷狗牽鼠齧雨濕沾爛解散於地又無扃縢此籍精詳實宜保惜位高官卑皆可依按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

苟有迴避姦偽互起歲月滋廣以至於齊於是東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而簿籍於此大壞矣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競行姦貨落除卑注更書新籍通官榮爵隨意高下以新換故不過用一萬許錢昨日卑微今日仕伍凡此姦巧並出愚下不辨年號不識官階或注義熙在寧康之前或以崇安在元興之後此時無此府此年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四年又詔書甲子不與長歷相應如此詭謬萬緒千端校籍諸郎亦所

不覺不才令史更何可言且籍字既細難為眼力尋求巧偽莫知所在徒費日月未有實驗假令兄弟三人分為三籍却一籍父祖官其二初不被却同堂從祖以下固自不論諸如此例難可悉數或有應却而不却不須却而却所却既多理無悉當懷冤抱屈非止百千投辭請訴充曹牣府既難領理交興人怨於是悉聽復注普停洗却既蒙復注則莫不成官此蓋核籍不精之巨弊也臣謂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於此自元

嘉以來籍多假偽景平以前既不係檢凡此諸籍得無巧換今雖遺落所存尚多宜有徵驗可得信實其永初景平籍宜移還上省竊以為晉籍所餘須加寶愛若不切心留意則還復散失矣不識胄允非謂衣冠凡諸此流罕知其祖假稱高曾莫非巧偽質諸文籍姦事立露懲覆矯詐為益實弘又上省籍庫雖直郎題掌而盡日料校唯令史獨入籍既重寶不可專委羣細若入庫檢籍之時直郎直都應共監視寫籍皆於郎都目前並加

掌置私寫私換可以永絕事畢郎出仍自題名臣又以為巧偽既多並稱人士百役不及高卧私門致令公私闕乏是事不舉宜選史傳學士諳究流品者為左人郎左人尚書專共校勘所貴卑姓雜譜以晉籍及宋永初景平籍在下省者對共讐校若譜注通籍有卒雜則條其巧謬下在所科罰帝以是留意譜籍詔御史中丞王僧孺改定百家譜由是有令史書吏之職譜局因此而置始晉太元中員外散騎侍郎賈弼好簿狀大披羣族

所撰十八州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士庶略無
遺闕其子孫代傳其業宋王弘劉湛並好其書弘日對
千客而不犯一人諱湛為選曹始撰百家譜以助銓序
傷於寡略齊王儉復加得繁省之衷僧孺為八十卷東
南諸族别為一部不在百家之數○陳文帝天嘉初詔
曰自頃編戶播遷良可哀惕其亡鄉失土逐食流移者
今年內隨其適樂來歲不問僑舊悉令著籍同土斷之
例○後魏初不立三長唯立宗主督護所以人多隱冒

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謂之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
強徵斂倍於公賦矣孝文太和十年給事中李冲以三
正理人所由來遠於是剏三長之制曰宜准古五家立
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黨長取鄉人強
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取復征戍餘若人
三長三載亡愆則陟用之一等太后覽而稱善引見公
卿議之中書令鄭羲祕書令高祐等曰冲求立三長者
乃欲混天下為一法言似可用事實難行太尉元丕曰

臣謂此法若行公私有益方今有事之月校比人戶新舊未分人心勞怨請過今秋至冬閑月徐乃遣使於事為宜冲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百姓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因人之欲為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進曰人俗既異險易不同九品差調為日已久一朝改法恐成擾亂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準賦有恒分苞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

可止何為而不可遂立三長公私便之○北齊令人居
十家為鄰比五十家為閭百家為族黨一黨之內則有
黨族一人副黨一人閭正二人鄰長十人合有十四人
共領百家而已至於城邑一坊僑舊或有千戶以上唯
有里正二人里吏二人里吏不常置隅老四人非是官
府私充事力坊事亦得取濟若論外黨便是煩多時宋
孝王撰關東風俗傳曰昔六國之亡豪族處處而有秦
氏失馭競起為亂及漢高徙諸大姓齊田楚景之輩以

實關中蓋所以强本弱末之計也文宣之代政令嚴猛羊畢諸豪頗被徙逐至若瀛冀諸劉清河張宋并州王氏濮陽侯族諸如此輩一宗近將萬室烟火連接比屋而居獻武初在冀郡大族蝟起應之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幾為大患有同劉元海石勒之衆也凡種類不同心意亦異若遇間隙先為亂階時宋世良獻書以為魏氏十姓八氏三十六姓皆非齊代腹心請令散配郡國無士族之處給地與人一則令其就彼仕官全其門户二

則分其氣勢使無異圖文宣不納數年之後乃濫戮諸元與其酷暴誅夷未若防其萌漸分隸諸郡○隋文帝受禪頒新令五家為保保五為閭閭四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蘇威奏置五百家鄉正令理人間詞訟李德林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里閭親識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理五百家恐為害更甚且今時吏部總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七百萬戸內銓簡數百縣令猶不能稱才迺欲一鄉之

内選一人能理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又即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復不可令兩縣共管一鄉勑内外羣官就東宫會議自皇太子以下多從德林議蘇威又言廢郡德林語之云修令時公何不論廢郡為便令纔出其可改乎然高熲同威之議遂置之十年虞慶則於關東諸道巡省使還並奏云五百家鄉正專理詞訟不便於人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乃廢之〇大唐令諸户以百户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三家為保每里置正一人若山

谷阻險地遠人稀之處聽隨便量置掌按比戸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為坊別置正一人掌坊門管鑰督察姦非並免其課役在田野者為村別置村正一人其村滿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滿十家者隷入大村不須別置村正天下戸為九等三年一造戸籍凡三本一留縣一送州一送戸部常留三比在州縣五比送省儀鳳二年二月勅自今以後省黄籍及州縣籍也諸里正縣司選勲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强幹者充其次為坊正若當理無人